

陳映真、曾健民編 《1947-1949台灣文學 問題論議集》

◎朱嘉雯

新詩演變軌跡的期望落空，恐怕也游移了編者的初衷本意，使詩選的名與實有明顯的落差。平情而論，日治時期賴和、楊華、楊守愚等人的中文新詩，以及原住民詩人如莫那能、瓦歷斯·諾幹等，甚至日治時代「生活於台灣的詩人」以日文寫作的中譯詩作，都刻鏤著台灣新詩發展的印痕，都點染著「1923~1999，台灣」不可或缺的色調。

無論編排方式如何調整變化，詩選其實都難免肩負詩史的功能與責任，因此，橫向的分類與縱向的發展應兼籌並顧。《天下詩選》雖不免顧此失彼，而其理想與創意仍應予以高度肯定。或許後來者因其創意而受啟發，因其瑕疵而思超越，則台灣的新詩選集將持續出籠。並且，後出轉精。



1947-1949台灣文學問題論議集／人間／九月

這本論集收錄了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九年三月，於《台灣新生報》名為「橋」的副刊上所發表的四十一篇討論當時文學議題的文章。這個歷時近一年半的文學論爭距離二二八事件之後只有八個月的時間，在緊張對立的政治氛圍中，省內外作家以及文學評論家們卻一致地表現出反分化的團結意識，文中對於強權的蔑視，對於真理的追求，對於創作理論的

開展等各方面都表現出高水準的質地，因此這場文學論爭便成為探索二次戰後到政府遷台期間，台灣文藝思潮流向的重要參考資料。然而這樣一批在台灣文學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作品，長期以來卻受到不同立場人士的曲解。本書出版的用意即在還原這場文學論爭的本來面目。

本次論爭以歐陽明的〈台灣新文學的建設〉為起點，探討台灣新文學的性質，作者不僅將建設台灣新文學視為建設中國新文學的一環，同時進一步指出台灣新文學既發軔於殖民地時期，則反日與民族解放的書寫才是台灣新文學的主流意識，在此論點上，歐陽明高度評價了賴和、朱點人、蔡秋桐等作家。此外，國共鬥爭下所產生為人民服務的反戰文學，以及五四運動中民主與科學精神的傳承，亦為當時台灣作家所重視。在這項議題的討論中，歌雷談到台灣新文學的特殊性在於以五四時代的白話漢語夾雜閩南方言，表達個人感傷及思想，其間具有鮮明的民間形式與寫實主義的風格。省外作家孫達人進而指出，台灣新文學發展過程中，反帝、反封建、反侵略的特質反較內地更為先進。同時亦有彭明敏、楊樹、楊達等人為文分析日本殖民地奴化教育對台灣新文學發展的影響，呼籲作家們應更深入地了解台灣人民的思想與情感。

台灣新文學萌芽並發展於被殖民期間的苦悶環境與歷史重壓，個人的情志難以抒發，阿瑞因而提出以德國十八世紀浪漫主義的「狂飆運動」來釋放台灣作家的個性與良心。雷石榆

呼應這種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是要進一步地涵養更高的人生觀，以之提升到群體當中，建立更高的宇宙觀，如此便能超越「機械刻劃」的自然主義與「誇張架空」的浪漫主義，而達到客觀認識與個性、情感結合的新寫實主義。雷石榆在國共內戰時期，將馬克思主義的新寫實主義論引進台灣，進而取代了阿瑞提議的狂飆運動。

此外，也有多位作家對於「台灣文學」正名的議題有所著墨。論者多從台灣文學之歷史發展的特殊性與中國內地文學的一般性之辯證統一來看待問題，誠如駱駝英在〈論「台灣文學」諸論爭〉中所云：「凡成功的文學作品必定是地方的、同時也是民族的、世界的」，因此「台灣文學」這個名詞本身並無太大的爭議，反倒是一九四八年論爭當時台灣的社會性質如何評價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當時的中國社會性質，這樣富有社會思想史意義的論題產生了較大的迴響。儘管此次論爭中的主要論點——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已在八〇年代後獨派政治意識形態中產生了動搖；儘管此次論爭中呈現之初步的左翼文藝理論已為爾後的歷史所摧折，然而無可否認的是，這一場論爭的出土，的確為探索光復後台灣的政治、社會，乃至於文藝理論，提供了無可替代的基本素材。